



她是我们的诗篇

- 怀念我们的歌手邓丽君

作者: 戴明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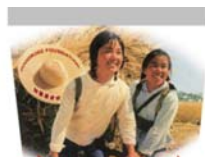
她活着的时候，没有停止过唱歌。二十年来，将温柔与爱献给了大半个地球。想起她走的时候，身边没有亲人，一丝彻骨的疼就悄悄地钻进到皮肤里。

这时，我正在湖边步行，静静听着她的那首《海韵》。太阳象是红透了的桔子，向湖面撒着微光。清晨的人还稀少，这一片天地就是她的了。我觉得她爱生命，也懂生命，她爱家人，也爱朋友。二十年来，她唱的是歌也是生命。现在，她只是有些累了，她只是想休息一下了。她现在也超出了生前的她，可以做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一定要做的事，现在可以不做了，一定要唱的歌，也可以不唱了。她在歌声中请求了二十年的平凡日子，也可以好好地过了。

但是，我不会轻易让她离开我。她是那个改变了我生活质量的人，是那个用歌声让我明白了爱情和温柔的人。十五岁的哪一年，莫名奇妙地跌进到初恋情人的泥网里，因我不是一个温柔的女孩子，他就来折磨我。这一折腾转眼就是十年，一直是她的歌为我的心圈起了一个避风港，我便将自己遍体鳞伤的情感在她温柔的轻声细雨里躲藏。一遍遍地，不厌其烦地让她歌声中的每一个词和韵渗入到我心底疼痛的地方。每一回，和他打了架，就跑到她的歌声里听她的柔情安慰。她对歌声有自己的特殊表达，特别是那些尾音，她唱得欲断不断，余音似了未了，令人无限醉倒。这样我哭了又笑了，时日久之，也懂得了痛苦多于欢乐才叫爱情，少年和青春不知不觉地在她的歌声中过去了。直到一日，先生说是因为我温柔才娶我做他的妻，我才惊讶地发现，她的歌已慢慢为我抹平了伤口，我由一个干柴枯萎般的女孩子已长为一个健康的女人。我一直主观地认为是她的歌声为我苍白的性格染上了颜色。

我想母亲也是不会叫她就这样走去的。母亲一直不是一位温柔的母亲，小的时候，她常常用尖辣快节奏的四川口音吆喝我们姐弟三人，唠叨着父亲，我们怕她胜过爱她。记不清楚是哪一年了，大弟带回家一盒她的歌曲集，随手放到录音机里去，一曲《夜兰香》，如潺潺小溪流水，送来缕缕清香，我看见母亲切菜的手停住了，伏首去侧耳倾听。接着，她将手在她的围裙上胡乱地擦了擦，小跑到卧室里，垫起脚，从她的提包里找出纸和笔，然后坐在厨房的饭桌边，一字一句地记下《夜兰香》的歌词，说，她教了十几年的语文课，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优美的文字搭配。那天晚饭，母亲任性地将《夜兰香》反复地放了又放，眼里却有一种我们很少见到的和蔼温柔。从那以后，母亲对自己的急躁脾气好象是有了节制似的。而且经常在用晚饭的时候，选几首她的歌，并说这才是十足的优游家食，羊羔美酒。

父亲更是不会叫她就这样离开我们的。在所有的通俗歌手中，父亲固执地只听她的歌谣。父亲说，她的声音有一种牵引力，能自然地泻入到你的脑中，簿簿清润的，象仲夏的毛毛细雨，又象罩着一层白纱的梦，牵你走进诗情画意般的个人世界的幽静处。父亲赞美她的唐诗组歌，称她表现得宜古宜今。父亲还不止一次地说过，听她的小调，最好是在晌午的小睡里，阳光隔着树木照进窗内，老妻在厨房唠叨着，孩子们在吵闹着，你能体会一种浓郁的生活风味。很多时候，她对歌词的特殊把握能隐隐约约地产生出画面效果。一次，在北京晚霞的一个黄昏，家里的录音机又传出了她的《小城故事》，透过起居室的木帘，我看见父亲坐在木椅里悄悄地流泪。据父亲后来说，听《小城故事》时候，他仿佛又一次看见了在四川乐至老家泥泞破旧的街道上，我们的祖父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长衫，捋着胡须，在屋檐下卖字的情形。在祖父身边的是祖母，她坐在一张小板凳上，守着几个菜蓝，对着熙熙攘攘赶集的人，叫卖着。



415名硕士博士为全球 58 个企业奉献义务劳动精神

■ 我们的使命是提高企业组织机构和运营管理系统 ■

GOODROSE FOUNDATION

Supporting Entrepreneurs @ Goodrose Foundation

Improving Performance Efficiency of Organization

415 professionally trained volunteers supporting 58 small businesses

<http://www.goodrose.org>

8700 W. Bryn Mawr Ave Suite 800 South | Chicago, IL 60631 U.S.A. • Phone 773-871-1588 • Fax 773-871-86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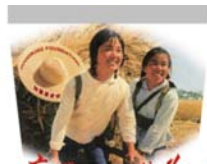


大弟是个军人，听说她爱军人，对军人有特殊的感情，大弟就从四面八方处找来她各式各样的画片，贴满他卧室床边的那一面墙。十年来，断断续续地收藏了她所有的歌。他不但自己唱她的歌，做了军官后，还带着战士们唱。寒冷的大雪天，练兵回来，他和战士们围坐在炉子边，不唱《血染的风采》，却唱她的《梅花》。营房里传来了战士们的歌声，路边赶路的农人脚步停住了，政治部主任的房门也悄悄地开出了缝。弟弟说，战士们尤其喜爱调子落在“越冷它越开花”和“献身保国家”这两句词的韵上，又说，仅听这这两个词韵，战士们心中就能产生出一种柔中带刚的深情。我觉得弟弟对她的欣赏超出了一般军人对歌手的欣赏，以至后来他带回家来的妻子也仿佛有着和她十分相似的那种含蓄温柔的韵味。她是上天有心为我们当兵的派遣来的传播慈爱的人，弟弟几年前就说过这样的话。弟弟看样子是猜对了。这两天在《明报》上读到她小弟的一篇文章，从中谈道姐姐人生最高的理想是有一天能象美国的鲍勃霍尔一样，年年风尘地为国家的阿兵哥尽心尽力。又说，姐姐是个十分孤独的人，这种陌生的孤独很多时候象蛇一样盘旋在她的心里，是无法甩掉的。也只有为阿兵哥唱歌的时候，姐姐会热泪盈眶，那种孤独才能真正消失。大弟读到这里的时候，心就痛了起来。他说，那种痛，是钉子扎到皮肤里的那种痛。

其实，我们不必过分悲伤，她并没有在我们的胸怀中消失。我们知道她是象是一只水中的玉壶，是个美丽的人，懂事知礼。年纪轻轻的时候，为家庭牺牲自己，弃学从艺、用自己的歌声为家人换来三餐安乐饭菜。我们知道她是一个品质优秀的人，她爱她的国家，也爱她的民族，她参加各种各样的慈善公益，也投身于争取一个和平民主社会制度的努力中。我们也知道她是一个谦逊的人，在二十年的银波生涯中，她不与人一争长短，认认真真的做事，踏踏实实地做人。当她的歌红遍了大半个世界的时候，她却能激流勇退，放下名利，_____泊远离，过简朴的生活。

上天往往把智慧和吉祥赐给所有心怀慈爱的人。她亦是这样的人，亦是上天为我们黄皮肤的大众设计的永远不消逝的一颗流星。现在，我们应该是可以放心地让她走了，因为那个地方会比我们这个世界更安全，因为那个地方能使她完全回归到人类最初的存在中去。

只是，夜来的时候。我们会忍不住想她，想她甜密的歌，想她温柔的笑脸。风从窗边刮过来刮过去，我们会再一次地播放她的歌，然后，我们会忍不住地走到院子里去，会忍不住迈开舞步。来吧来吧，让我们和她一起唱吧，和她一起跳吧，来庆祝我们活着的人手中这美好而简单的生命。曲终人散，院子什麼角落飘来一阵阵的清香，我们转过身去，忽然看见，她那张春光明媚的脸，正在夜色下的兰花旁，向着我们微笑。



415名硕士博士为全球 58 个企业奉献义务劳动精神

■ 我们的使命是提高企业组织机构和运营管理系统 ■

GOODROSE FOUNDATION

Supporting Entrepreneurs @ Goodrose Foundation

Improving Performance Efficiency of Organization

415 professionally trained volunteers supporting 58 small businesses

<http://www.goodrose.org>

8700 W. Bryn Mawr Ave Suite 800 South | Chicago, IL 60631 U.S.A. • Phone 773-871-1588 • Fax 773-871-8657